



◇ 古代经济 王国华专栏

王国华,毕业于东北师大经济系,深圳市作协副主席。

明朝看似完美的漕运制度,仔细打量却弊端丛生,人人自危。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、顾起元在《客座赘语》中对此均有详细的描述与深刻的反省。

整个漕运过程中,最明显的受害者竟然是负责督运的官员。这听起来有点奇怪,但事实就是如此。按顾起元的说法,运军中太多奸诈刁顽之徒。一到运输时间,他们家中妻子儿女衣食之需,酒肉之费,甚至连吃喝嫖赌的花销都取之于兑运的粮米。粮米成了他们的唐僧肉,谁都来吃,多吃少完全看自己的手段和胆量。收兑粮食时,为了赚取钱财,明明收到了二十斤,他写成三十斤,自己私藏十斤的钱。还有的收受贿赂,听任缴粮者往粮食里加水添土,一百石实际只收了不满六七十石粮食。船未离码头,粮米已经亏损无数。到了中途,为了弥补前述各项费用,运军开始大肆盗卖船上的粮米。但运到目的地后亏损怎么办?而且这是铁定要亏损

漕运中的受害者

的。如东挪西凑还能补上账目,运军会让船顺利上岸。如果补不上,他们干脆把剩下的粮米全部卖掉,凿沉船只,诡称被激流冲跑了。惹祸之后,也有的运军直接跑掉,天地之大,往哪里去找一个小兵?船只到岸入仓,若亏欠太多,无论审查、动刑,还是赔补钱财,却都由当官的一人承当。很多官员定罪入狱,扣发俸禄,卖掉家产,绵延多年都结不了案。

那么运军就是罪魁祸首喽?也不尽然。张瀚在《松窗梦语》中说,大多运军家中的父母妻儿全赖其一人收入。但在出发前,有的运军能预领到半年的粮米,有的一粒米也领不到,屡遭克扣与盘剥。至于遭遇洪水激流不幸淹毙的,不在少数。出一趟差,等于玩一次命,面对滔天巨浪,心中的苍凉一言难尽,其不法

行为可视为上演最后的疯狂。

而被盘剥最苦的,应该是最底层的农民。自兑运改为长运,每一石米除了这一石正数外,还要加收各种耗损之米,另有运军的过江盘费等。运船是官造的,修补篷桅锚缆等项费用由政府补给,运军出发前还有行粮之赏,船上允许夹带各地土特产。按理说他们不该再敲诈农民,但运军和运官的各种花销搞来搞去几乎都要转嫁到农民身上。运一斤米,成本可能达到三四斤。农民再无可推之处,只能逆来顺受,实在没办法,或逃亡,或起义,给垂垂将堕的大明王朝以最后一击。

如此一来,整个参与漕运系统的人,都是受害者,又都是加害人。这种看上去十分完备的机制,实则漏洞百出,千疮百孔,根本经不住打量。以现在的角度看,如果放开粮食市场,让民间资本介入运输,政府花钱购买现成粮米,未必就有这么多矛盾和受害者,成本或许也会降低。

◇ 大野寻幽 李丹崖专栏



李丹崖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散文集《芳草未歇》《草木恩典》《胃知的乡愁》等28部,文章散见于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学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。

从古至今的文人,有多少人写过乌鸦,恐怕没有人能算得清楚。我的老乡曹操就写过——月明星稀,乌鹊南飞。绕树三匝,何枝可依?乌鹊,的确是故乡谯城常见的一种鸟,秋冬时节,联翩在乡野之上起伏,黑压压的一片,那阵势,于乡村,是一篇绝对大气的散文。

在乡间,有两种极具隐喻气质的动物,一是黑猫,另一就是乌鸦。黑猫暗夜出没在房梁上,手电筒一照,两只眼睛放蓝光,那阵势,确实很吓人。别说黑夜,即便白天,猛然一只黑猫从胡同里蹿出来,也吓人一跳。至于乌鸦,很显然,是与一些隐晦的气息相关的,看很多恐怖片,探某一处常年不见人的山洞,甫一进去,要么飞出来的是一阵蝙蝠,要么就是一阵乌鸦,伴随着凄厉的叫声,让人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

皖北乡间,谁家院子前面的大杨树上若是落了几只乌鸦,嘎嘎地叫着,躺着竹椅上的大人们一定赶忙折起身子,喊一声,赶紧让自家毛头小子把这些乌鸦驱走。调皮的顽头小子一般是用弹弓,嗖地一下,一枚石子从乌鸦身边穿过,乌鸦竟然这么呆,浑然不知危险将至。再一粒,嗖,撞在了树枝上,毕竟,顽头小子的准头都不是太好。

绕树三匝之鸦

却彻底引起了乌鸦们的警觉,哗啦啦,嘎嘎地飞走了,大人们也心满意足,继续在竹椅上躺着睡觉。

乌鸦在野地里却并不讨人厌,反倒是十分讨人喜欢。尤其是秋天之后,在田间闲走,常常遇见大片的乌鸦落下来,去啄食土里落下来的粮食,比如,玉米粒、绿豆,还有已然有些腐败的黄豆荚等。一般情况下,看乌鸦在田间起落,农人们多是有些欣喜的,人都有慈悲之心,乌鸦在自己的田间起落,或者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在自家秋后的田野里去觅食,证明这块土地的主人厚道,厚道人一般都被别人赞扬,甚至自家娃娃说媒娶亲也会沾一些口彩:那谁谁谁可是一个厚道人,田里收过豆子,乌鸦都要在他家地头起起落落,好几天才肯离去……

乌鸦应该不是候鸟,在皖北的乡间,落了很大的雪,仍能见到乌鸦出来觅食。这时候,不再是成片成阵,而是三五只,或者是七八只。苍茫的乡间,它们这时候出来,一定是饿着肚子来

觅食了。迟子建有本书叫《白雪乌鸦》,意境真正好。粉妆玉砌之中,天地之间拉着一个长镜头的角度,三五粒乌鸦飞来,这是自然界中活化的中国山水,苍茫邈远,有着一一种近乎禅意的机趣在其中。

八大山人好像画过一幅乌鸦,立在一根枝干上,或者称之为虬枝,仰头侧立,不知道有没有别的深意。八大山人这位皇族中逐渐淡出政治视野的人,当时的情境是不是也像那只乌鸦一样,我们不得而知。我感觉多少是有些寥落的,他写过一首小诗:“墨点无多泪点多,山河仍是旧山河。横流乱世权椰树,留得文林细揣摩。”八大山人是用笔极简的典范,墨点不多也好,以防泪点更多。画乌鸦的八大山人,这时候已经是暮年,有一些枯藤老树昏鸦的意思了,睹乌鸦,观内心,顾影自怜,多少是有一些感伤的。

乌鸦可是有骨气的鸟,小时候,隔壁顽头小子曾经捉到过一只,嘎嘎地在院子里叫,喂食也不吃,隔几日就死掉了,顽头小子说,死去的前夜,乌鸦叫得很是难听。这种有骨气的鸟,除了乌鸦,恐怕还真是少见。

再次想到八大山人。

◇ 云上花开 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,原名胡岚,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七月骄阳烈焰般炙烤着大地,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位于新疆沙雅县的深地塔科1井。

人们在房间里享受空调时,石油人正在钻机前忙碌着,向地球深部每进尺1米,难度就增加无数倍,钻机昼夜不停,地质专家们要时刻观察进尺的深度,对比分析岩屑成分的变化。

想象可以天马行空,科学勘探需要一丝不苟。一米一米地取样,一米一米地绘图,当深地塔科1井的手绘地层取样图一点点地展示出来,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这是地下迷宫的‘千里江山图’。”日前,由作家孙甘露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千里江山图》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,这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。小说中记录了一群有信仰、有抱负的理想主义者用生命照亮了风雨如晦的暗夜。为了转移交通图,革命者们不惜牺牲年轻的生命。小说在更深的精神层面上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沉郁悲壮,这是文学上的“千里江山图”,彰显出革命者的激情信仰和精神丰碑。此刻,呈现在作家眼前的是地质专家们每隔一小时,根

塔里木的“千里江山图”

据钻井取样数据手绘的地球深部的地层取样图,作家们说它是地下迷宫的“千里江山图”丝毫不为过。

地质专家和勘探工作者为了探寻地层深部的奥秘,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取证研究。他们目光如炬,钻研精微,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。这让我想起克拉2井的上钻,地质专家贾承造在众多岩屑中,发现了几粒细小的砂岩颗粒,当即决定停钻进行气测对比,取芯确认。由几粒岩屑发现了克拉2整装气大气田,听起来像神话般不可思议,但在科学面前事实胜于雄辩。克拉2气田横空出世,直接促成了西气东输世纪工程。

那天在井场,我们见到了八千米地层深处的岩屑。作家们很是新奇,荆歌说可以窜成手链,只是质地太软,可是岩屑的质感让他赞不绝口,若能戴在身上一一定很酷。也有人带回去挂在书房。

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,但他们同样是一群心怀信仰、有家国情怀的人,在深不可测、目力无法窥见的地球深部,石油人探寻地下油气资源面对的是世界级难题,这样的信仰让他们无惧困难和挑战,日日年年地坚守在戈壁、荒漠,为国家找寻能源战略接替的信念让他们无怨无悔。

骄阳烈日,狂风沙尘暴,辽阔的星夜,寂寥的沙海,无数这样的时刻,只要钻机轰鸣,石油人的职责和使命就让他们一往情深地投身其中。他们无暇享受浪漫的月夜、旷夜星河和起伏的沙海,这些奢侈的情怀,他们微笑着忽略。这些装得下戈壁和大漠的石油人,他们用粗犷、用辽阔、用担当、用智慧、用汗水承接着一口又一口深地钻井,在困难和挑战面前,他们笃信:打得进也得打,打不进想办法打。

钻机轰鸣,石油人忙碌的身影未曾停歇,这是一群自带光芒的人,头顶星光,脚底带风,用忙碌和激情汇点点星光,照亮通向地球深部的探索之路,三十多年来,他们在戈壁、荒漠默默地奉献着青春年华。